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抗战与战后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抗战与战后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战与战后 / 杨天石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5. 9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ISBN 978-7-5177-0308-2

I. ①抗… II. ①杨… III. ①中国历史 - 近代史 - 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9599 号

书 名: 抗战与战后

著作责任者: 杨天石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77-0308-2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1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联系电话: (010) 88919581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88333349 6899063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箱: 370118561@qq.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新 序

毛泽东 1935 年 10 月所作《念奴娇》词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毛泽东此词写的是亚洲中部的大山系，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昆仑山。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之间，蜿蜒伸展至青海境内，全长 2500 公里，平均海拔 5500~6000 米，宽 130~200 公里，总面积达 50 多万平方公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它被称为“万山之祖”，又被视为中华“龙祖之脉”。毛泽东在词中描写了它的雄伟阔大的气势和悠远绵长的历史，叙述了它对中华大地、中华民族的“功罪”，慨叹于“谁人曾与评说”。

昆仑山可以“评说”，历史、中国历史、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何尝不可以“评说”？

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的老祖宗一样重视历史。历史被认为是正衣冠、知美丑的镜子，是辨善恶、考得失、增经验、长智慧的教科书，因此，它应该被人“评说”，任人“评说”，特别是自由“评说”。

首先是“说”。历史已逝，看不见，摸不着，只有靠历史学家“说”，用嘴、用文字或用图像，它才能广为人知，传之久远。历史学家要充分掌握资料，精细考辨，力争说得真实、准确、全面，尽最大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目，不能“胡说”。“胡说”的结果必然谬种流传，贻误读者。其次是

“评”。“评”能表现历史学家的理解、议论和价值判断。在“说”与“评”之间，“说”最重要。“说”是基础，只要“说”得真实、准确，广大读者都可以根据你所“说”的史实，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这一方面，我们要高度相信读者。多年来，我是主张先“说”后“评”、多“说”少“评”，甚至可以只“说”不“评”的。最不应该的是，不把史实说清楚、道明白，就急于将自己的评论强塞给读者。至于为了某种功利的需要或某种目的，有意掩盖、“虚无”、扭曲、夸大部分史实，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史实”，那就更等而下之，应该坚决反对了。

世无超人，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任何人都不可能一次就认识全部真理，同样，历史学家也不可能一次就认识全部历史真相。历史学家所“说”、所“评”，都可能不当、不妥、不全，甚至大谬不然。怎么办？百家争鸣呗！毛泽东所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艺术和学术的唯一办法，是清除谬误、探索真理的正确途径。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一花、一派、一种观点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如果从1958年选注《近代诗选》开始计算，笔者从事近代史研究已经57年。如果从弃文从史，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起计算，也已经37年。笔者所写论文、札记曾选编为“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出版。出版后此套书一再加印，甚至被盗版。由于这套书部头大，读者捧起书像捧起一块大砖头，颇多不便，因此，台湾地区风云时代出版公司曾以“揭开民国史真相”为总题，改出七卷本。现在中国发展出版社以“风云版”所分为据，稍作调整，仍为七卷。应该说明的是，笔者2009年以后所作，因另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二辑、第三辑等专书，本套书暂未收入。

书中“评说”难免谬误或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教。

杨天石

2015年8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原 序

人们生活在今天，规划并创造明天，自然希望了解昨天。昨天就是历史，一切过去了的都是历史。

了解历史的最重要的办法是阅读历史著作。自然，这样的历史著作必须是真实的、客观的、公正的。假的或掺了假的历史著作，人们不会愿意看；讳饰或有所讳饰的历史著作，人们也不会乐意看。但是，历史著作要达到真实、客观、公正，并不容易。这是由于：其一，历史创造者的活动常常具有诡秘性，许多事件，策划于密室，进行于幕后，公开者、示人者往往一鳞半爪，半真半假，甚至全假。其二，历史本质的显露需要一段过程，在这一过程尚未终结之前，人们一时还难以全面认识其本质。其三，历史创造者分为不同的派别，各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即使对同一事件，也常常会有不同的陈述和评价。其四，历史的记录者大都有自己的倾向、爱憎，其记录自然也难免反映这种倾向和爱憎，有某种偏见、局限、谬误、片面性在所难免。其五，许多事件没有记载，或挂一漏万，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研究历史难，写出真实的、客观的、公正的历史更难。历史学家的可贵就在于能克服上述种种困难，尽最大可能为世人记录、再现、还原真实的历史本相。达到了这一境界，就达到了历史科学的基本要求。

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常常并不将历史学看作科学，而是将之视为工具——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或者是一种宣传工具。例如政治家常常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利用历史来宣扬本派主张的正确，批评对立派别的谬误，或者

用来宣扬某种于己有利的观点，以期影响社会，塑造舆情，争取群众，为己服务。权力机构会为史家规定这样、那样的禁律：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写；必须如何写，不能如何写之类。其结果是：有利于某派或某种需要者，张扬之，放大之，变造之，奖掖之；不利于某派或某种需要者，隐匿之，缩小之，扭曲之，禁绝之。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历史，往往妍媸随意，美丑随时，真正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哪里有真实可言，哪里有科学可言！

当然，历史学必须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服务。中国古代讲究经世致用，于史学，则特别强调其“资治”功能，这都是不错的。历史学如果不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要它何用！因此，本书著者赞成史家关注现实，“经世”“资治”，从这个意义上，著者肯定“工具”说的合理内涵，但是千万要注意，史学的这种功能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符合历史的真实和本质，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该违背历史，不能故意扭曲、剪裁历史以为己用。有些人常常不懂得，人们可以被蒙蔽于一时，但却不会被蒙蔽于永远。扭曲者有时会取得某种效果，但有时则反，其效果等于零，甚至是负数。林则徐有诗云：“青史凭谁定是非？”从人类发展的长河来看，历史的真相会大白，是非也会有公论。

本书著者年轻时志在文学，但造化弄人，最终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一转眼已经三十余年。面对历史学的汪洋大海，常生“去日苦多，所成无几”之叹。不过，有一点可以告慰读者的是，本书著者一贯以揭示历史奥秘、追求历史真实为鹄的，决不做讳饰历史、扭曲历史的勾当。当然，由于本书著者的局限，书中各文又成于多年中，自然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问题甚至谬误，诚恳地希望专家、读者指正。民国史充满着政治斗争，治民国史有其特殊的困难。在这个领域内，政治的干扰和影响最多，未经厘清的史实最多，观点的对立和分歧也最多，本书著者的希望是：在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下，海内外学界切磋讨论，问难攻防，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使民国史著作的科学水平日渐提高，逐渐臻于真实、客观、公正。

著者

2009年8月3日于北京九华山庄

目 录

宋美龄与丘吉尔 1

在开罗会议上，宋、丘的一场对话很短，但很有意思。丘吉尔的提问说明他内心明白，蒋氏夫妇对他印象很坏。宋美龄的反问也很机智，因为在蒋氏夫妇心目中，丘吉尔确实很坏。

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 14

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本为讨论对日作战，但丘吉尔却突然提出西藏为独立国家，中国军队不应开进西藏。宋子文当即反驳，蒋介石视为“帝国主义真面目暴露”，一日之内两电宋子文，指示其捍卫国家主权。

蒋介石与史迪威事件

——战时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 24

史迪威是罗斯福派到蒋介石身边的中国战区参谋长。他既真诚地帮助中国抗战，又有严重的美国大国主义思想和作风。在马歇尔和罗斯福支持下，他力谋取得对中国军队和中国战场的全部指挥权，遭到蒋介石的反对。蒋私下大骂“美帝国主义”，曾有过和美国绝交，单独抗战的念头。当时，罗斯福需要中国这一战友，决定接受蒋的建议，撤回史迪威。

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 70

对韩国独立运动人士，中国政府给予了大量道义上、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开罗会议上，中国坚决反对美、英意见，力主韩国独立。

对苏外交的一鳞半爪

- 宋子文档案管窥之一 92

联苏抗日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方针，在这一方面，宋子文也做了许多工作。

豪门之间的争斗

- 宋子文档案管窥之二 97

孔祥熙企图搞垮中国银行及宋子文本人。“蓄意摧残，已非一朝一夕”，说明孔、宋之间长期倾轧，已成冤家对头。

蒋孔关系探微

- 读孔祥熙档案 105

孔祥熙以蒋介石之主张为主张，不和蒋争权，也不和蒋标新立异，蒋需要用钱就给，因此，在很长时期内，蒋最宠信孔祥熙。

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 115

蒋介石亲自动手调查，掌握孔祥熙贪污的确实证据，但孔“仍一意狡赖”，气得蒋暗骂其“可耻之至”。当时，最高法院总检察署已准备立案侦查，不过，在孔辞去各项职务后，蒋担心“夜长梦多”，匆匆了事。

傅斯年攻倒孔祥熙

- 读台湾所藏傅斯年档案 132

民主和法治是治理腐败的必要条件。孔祥熙的倒台，和傅斯年坚持不懈的揭发有关，也和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这一特定的民主机构的存在有关。

第三国际的解散与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 144

共产国际解散，胡宗南计划进攻中共，熊向晖向延安报告，胡撤销计划。在此之际，蒋介石却突然召胡，命其“闪击”延安。恶战在即，蒋介石悬崖刹车，决定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

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160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蒋介石最初决定，以诚恳、忍耐为接待方针；旋觉毛条件过高，准备扣留、审治；反复思考，认为毛无法成事，难逃自己的“一握”，最终决定授勋、礼送。

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 180

国民党人提出的各种改良议案，即使作成决议，其命运，或者在反复研究、审查及审议立法中夭折，或者侥幸通过了，但令而不行。改良受阻，革命自然勃兴。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与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 206

蒋纬国到底是谁的孩子？宋美龄一直想知道，蒋介石一直保密。

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 215

美国人考尔斯当年保证“绝对没有”，多年后，又在“回忆”中，活灵活现地描述了那段“风流韵事”。

宋美龄的巴西之行与蒋介石的“婚外情”传说

——兼析其事与美国人要蒋交出军权之间的关系 227

蒋介石到底蒙受了什么样的诽谤，要在宋美龄出国前隆重“辟谣”？为什么美国人最积极？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

——蒋介石日记解读 249

二二八事件参加者复杂，有“三驾马车”之说。既是抗暴，又是骚乱。蒋介石一面决定出兵，一面以“怀柔”为处理方针。

从大举进攻到全面败北

- 读蒋介石致熊式辉函 271

开始时，蒋介石气势汹汹，不久，屡遭失败。杜聿明派人见蒋，要求增兵。蒋愁眉苦脸地说，各个战场的兵力都不够用。

南京政府崩溃时期的陈光甫

- 读陈光甫档案之一 286

陈光甫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执政二十多年，没有为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于工商业，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这个政府的失望与绝望。

蒋介石的“慰问”与北平的邀请

- 读陈光甫档案之二 315

陈光甫于1949年逃到香港，蒋介石派人携带亲笔信慰问，中共也多方争取陈北上。陈有过“为新中国效微劳”的念头，但想来想去，还是去了台湾。

李宗仁的索权逐蒋计划 323

李宗仁向蒋介石提交《谈话记录》，目的是索取权力。蒋答应了六条中的四条，李觉得面子争到。后来的事实证明，蒋并未交出任何权力。

50年代中国香港和北美的第三种力量

- 读张发奎档案 332

1952年，香港地区出现中国自由民主战斗联盟，反共，反蒋，号称第三种力量。它是在美国人支持下成立的，只存在了两年多。

宋美龄与丘吉尔

1943年11月22日，开罗会议开幕前夕，英国首相丘吉尔拜会蒋介石夫妇。见面时，丘吉尔和宋美龄之间有下列问答。

“你平时必想，丘某是一个最坏的老头儿吧？”丘问。

“要请问，你自己是否为坏人？”宋反问。

“我非恶人。”丘表白。

“如此就好了。”宋答。^①

这一场对话很短，但很有意思。丘吉尔的提问说明他内心明白，蒋氏夫妇对他印象很坏。而宋美龄的反问也很机智。因为在蒋氏夫妇心目中，丘吉尔确实很坏，但是，这是外交场合，总不能直白回答：“是。你是坏人。”如果回答“不！你是好人”呢？这虽然符合外交礼仪，但又违心，违背宋美龄对丘吉尔的认识与感情。

宋美龄与丘吉尔之间，有过一段短暂但却相当剧烈的观点交锋。

反对丘吉尔的“先欧后亚”论， 批评其战后排挤中国的图谋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与英、美之间是盟友，有着共同的目标，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22日。胡佛研究所藏（以下同）。

但彼此间同时又存在着诸多分歧。在战略上，有“先欧后亚”与“先亚后欧”之争，即同盟国是集中力量先击败欧洲的德国法西斯呢？还是先击败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丘吉尔是“先欧后亚”的主张者，而蒋介石则是“先亚后欧”的主张者。双方都把美国作为游说对象，争取美国能站到自己一方来。美国最初赞成“先欧后亚”，对中国的援助不是数量太少，就是迟迟不能落实。1942年6月，美国军方甚至将原已确定加入中国战场的空军调往非洲。同年11月，宋美龄访美，固然是为了治病，但也肩负争取美国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抗战的任务。1943年1月，罗斯福、丘吉尔等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以欧洲战场为重点。同年2月12日，蒋介石指示宋在美国国会演讲时要特别着重说明：“今后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如欲获得太平洋永久和平，必须使侵略成性之日本，不能再为太平洋上之祸患。”^① 蒋介石的这一通电报，显然是要宋美龄游说美方，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太平洋方面，首先打击日本侵略势力。在整个访美过程中，宋美龄也一直在为贯彻蒋的这一战略主张而努力。

丘吉尔坚决维护其“先欧后亚”论。1943年3月21日晚，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称：“吾人可击败希特勒，余作此语，即表示希特勒及其作恶之力量，将被粉碎，了无余存，然后吾人终将前往世界之另一方面，惩处贪婪残暴之日本帝国，拯救中国于长久磨难之中，解放吾人本身及荷兰盟友之海外领土，并使日本对于澳洲、纽西兰（新西兰，下同）及印度海岸之威胁，永远解除。”^② 丘吉尔这里明确提出，在彻底消灭希特勒的法西斯力量，使之“了无余存”之后，才能前往“世界之另一方面”，向东方的日本法西斯进攻。丘吉尔提议，美、英、苏三大国立即会商成立战后的世界机构，讨论“有效裁军”，审判战争“罪魁祸首及其党徒”，交还劫掠物资与艺术品，防止“未来期间再发生战争”以及“广泛之饥馑”等种种问题。他说：“吾人必须希望三大胜利国家之团结，确能无负其最高之职责，

^① “蒋委员长自重庆致蒋夫人电”，载于《战时外交》（一），第791页。

^② 《中央日报》，1943年3月23日第2版。

且彼等不仅将顾及其本身之福利，亦将顾及一切国家之福利与前途。”^① 他并提出，在这一机构中成立欧洲委员会与亚洲委员会，而“第一件实际工作”，就是“设立欧洲委员会与确定欧洲问题之解决办法”。

从1937年起，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已达6年。丘吉尔的演说完全无视中国人民长期、英勇的抗战自救历史，以高傲的姿态声称将在击败德国后到东方去“拯救中国”。这种典型的“先欧后亚”论对于渴望得到国际协同作战的中国军民来说，自然不是好消息，对于接受蒋介石委托、负有争取美国援助重任的宋美龄来说，自然也不是好消息；其由美、英、苏协商成立联合国“总揽一切”，处理战后问题的建议，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来说，自然也极不公平，反映出其一贯的轻视、排挤、敌视中国的立场。

宋美龄听到丘吉尔的演说后，即深感有加以驳斥的必要。3月22日晚，她在芝加哥发表演说，总结此前的国际联盟的经验教训说：“过去每一共同努力之失败，在其固有之弱点，即袭用老套把戏，互相妒忌，各谋私利。”国际联盟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实际上成为巩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体系的工具。接着，她含蓄而尖锐地批评丘吉尔成立战后世界机构的意见：“有若干人士之主张，对于战后各民族更密切之合作，不啻树立栏障，而犹自以为高明。”宋美龄提出：“良心告诉吾人，为防止将来之毁灭与屠杀计，不应专着眼于本国之福利，而应兼顾其他民族之福利也。”^② 这里，宋美龄实际上已经批评到了问题的核心，即丘吉尔的民族利己主义。

宋美龄的观点与蒋介石完全一致。3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丘吉尔前日演词，专以先解决欧战为唯一算盘，而称英、美、俄为三大战胜国家，实无视我国与轻侮亚洲之观念毫无改过，更无觉悟。”^③ 他感慨地在日记中写道：“我国一日不能自强，则任何帝国主义亦一日不能消灭，如此人

① “英相播讲战后问题，盼即会商世界机构，击败德国后惩处暴日”，载于《重庆大公报》，1943年3月23日第1张第2版。

② “蒋夫人在芝加哥运动场发表演讲词”，载于《战时外交》（一），第812~815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24日。

类永无自由解放之日。”^①

宋美龄演讲前，曾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请他收听自己的演讲；演讲后，又主动征询罗斯福的意见。罗斯福表示，与宋有“同一感想”。美国国务卿赫尔告诉宋美龄，罗斯福正设法邀请美国“行政负责人”发表演说，“对付英国”。其后，纽约、芝加哥的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肯定宋美龄的主张：“以后全世界各国不得专顾一国本身的利益，而应以全人类利益为制，努力益使防止战争之再发，维持永久之和平。”^②

尽管宋美龄在演说中不点名地驳斥了丘吉尔排挤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言论，但是，在美国的公众场合公开批评一个盟国的领导人总不大合适。因此，她巧妙地派人联系美国上下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及各委员，请他们出面表态，就欧亚先后、战后中国务须列入四强及亚洲和平与中国关系等问题发表意见。^③ 3月25日，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麦克卡麦克发表演说称：“当此必须击败希特勒纳粹主义之际，远东之重要性亦不容忽视，该处有残酷且居心恶毒之敌人与吾人对持，吾人之英勇盟友中国，亦在世界战争中之另一战场奋斗。击败希特勒诚为首要问题，然吾人亦不能容许一种印象存在，即击败日本乃吾人考虑中之次要问题。余深知容许此一印象存在，则其全亚洲尤其中国人民灰心未有逾于此者，远东方面必须以勇猛不怠及日益用力之态度从事作战。中国之自由独立乃美国人民所重视者。”^④ 他又说：“中国于胜利之后，参加和平会议与国际会议，其地位非以一获救之儿童之地位参加，而自有其正当之地位。世界之未来和平须由美、中、英、苏四国维持。任何和平会议，如无蒋委员长领导之中国代表与其他联合国代表以平等之条件发言，则会议永远不能成为完善。”他明确声明：“我们不能存有击败日本为次要之观念，中国必须出席和平会议，应有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28日。

^② “蒋夫人自纽约致蒋委员长电”，载于《战时外交》（一），第841页。按，此电应为1943年3月24日发，该书误系于5月24日。

^③ “蒋夫人自纽约致蒋委员长电”，载于《战时外交》（一），第841页。

^④ “世界未来和平，须中美英苏维持”，载于《中央日报》，1943年3月26日第2版。

他合理之地位，并非为一被救之儿童。中国为四强之一，应决定将来之和平会议。”^① 在麦克卡麦克之外，乔治、白朗等人也纷纷表态。同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东西轴心均应摧败，美国不存轩轻之见。”^② 由于美国政治家们纷纷表示不同意丘吉尔的观点，迫使正在美国访问，商谈美、英、苏三国合作的英国外相艾登不得不出面发表演说，纠正丘吉尔的观点。

3月26日，艾登在马里兰州议会演说，强调“整个战争不可分割”。他向中国保证，“英国将协助中国对日本进行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而后已”，“且中国在战后之和平期间，将与美、苏、英三国分担完全之责任。”“中国不必怀疑吾人，吾人将不至忘记，（中国）多年以来独立抵抗侵略之经过。”“各联合国尤其美国、不列颠联合国、中国与苏联在平时与战时应共同行动。”^③ 艾登访美，本不打算发表演说，其所以改变主意，显然与受到宋美龄策动的美国舆论的攻势有关。在艾登发表演说的当晚，宋美龄立即向宋蔼龄通报说：

以前我国对外人总抱请求、客气态度，以致外人认为老实可欺。丘吉尔经妹驳斥后，艾登在美本不打算演说，其所以突然改变方针者，实因妹芝加哥演词使然。丘吉尔前屡言英、美同种血统关系。现艾登则谓自由乃个人之护照；丘吉尔完全不提中国，艾登则谓中国必为四强之一，实已改变论调。凡此种种，均系妹在美工作结果。^④

艾登既纠正了丘吉尔演说的谬误，宋美龄立即加以肯定。27日，宋美龄在旧金山通过秘书表示：“蒋夫人聆悉英外相艾登在马里兰州发表之演说后，曾谓中国得与彼具有明确思想及诚恳目标之发言人之国家结为盟邦，实引以自豪。”^⑤ 宋美龄并未直接表态，而是由秘书代言，显然，宋美龄的

① “蒋夫人自纽约致孔祥熙夫人电”，载于《战时外交》（一），第842页。

② “赫尔评丘吉尔演说之严正表示”，载于《中央日报》，1943年3月27日第2版。

③ 《中央日报》，1943年3月28日第2版。

④ “蒋夫人自纽约致孔祥熙夫人电”，载于《战时外交》（一），第842页。按，该书将此电系于1943年5月26日，亦误。

⑤ 《中央日报》，1943年3月29日第2版。

态度有某种保留。毕竟艾登不是丘吉尔，而且，一次演说也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决心改变多年来对中国的一贯恶劣态度。当时中国与英国的关系既有联合抗敌的一面，又有维护民族尊严、保卫国家权益的斗争一面，但是，这种斗争应该有节制、有分寸，硬软适宜，冷热适度，宋美龄此次驳斥丘吉尔演说，很聪明，也很有策略。

在公开场合，宋美龄以秘书代言方式肯定艾登对丘吉尔错误言论的更正，有其必要，但是，蒋介石并不将此点看得很重要。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的欺骗手段。3月28日，蒋介石日记云：“丘吉尔演说遗弃我中国，其对我侮辱可谓极矣，但此为其坦白肺腑之言，实于吾有益。其后艾登虽在美为其修正补充，不过更增英国虚伪欺诈之劣行而已。”对于所谓“四强”之说，蒋介石认为，这只是一种“虚誉”，何况丘吉尔连这一种“虚名”也不肯给予中国，蒋介石强烈感到，丘吉尔无信。他在日记中写道：“英国对联合国之信约及其屡次之诺言，尤其对《大西洋宪章》之煌煌宣言，皆因此消失殆尽。前后如此二人，英国拐骗手段暴露无遗，余断此拐子末日必不远矣。”^①

丘吉尔的“先欧后亚”论将导致对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忽视，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援助。3月28日，宋美龄于旧金山记者招待会上讲话，声称美国实际上已受日本攻击，而德国对于美国的攻击迄今尚限于言论而已。^②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这是19世纪墨西哥战争以来美国领土第一次遭到攻击，从此，美日进入交战状态。蒋介石很欣赏宋美龄的这一论点，认为它有助于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长期奉行的重欧轻亚政策，在日记中写道：“余妻在旧金山答记者问，而德只以口头反美之语，对美民必发生影响也。”^③

宋美龄的观点迅速得到美国朝野的广泛同情与理解，得到英联邦国家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28日。

② 《中央日报》，1943年3月30日第2版。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30日。